



合叅
講

詩經正解

蕩之什

廿七

口仁18
505
27



同會
攻印

門
卷
25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七 大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右
彙輯

門人

朱家倫
張魁聚
全閱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蕩之什三之三

○蕩章

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全首通詩八章專言厲王之不善故首章言天變世亂皆人為不善所致以啓戒王之端下數章俱托言文王之嘆約者以刺之皆是君身不善之寔使知天變世亂非天之咎以發首章之意二章三章嘆其用人之失四章五章嘆其不修德故有用人之失六章嘆其致亂而不知戒七章嘆其不用舊總是為政之失末章則嘆其將亡而欲其以往事為鑒也刺王吃緊語則在不明爾德即首章所謂鮮克有終也凡任小人廢典刑沉湎怙然皆是德之不明一似命之多辟處而詩人嗟嘆為任用人居多要知雖托言紂其實說厲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音璧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音僻

天生

烝民其命匪諶

音忱或叶市隆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叶諸深反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謀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辟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言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能亦罔克終如疾威

而多辟也蓋始為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合衆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若謂天下之亂不自致也必有所以致之者彼蕩蕩上帝其廣大之量無所不覆乃下民之君也既為君以主乎民宜其界之以善矣今此疾威上帝其命之賦于人者乃多邪僻而不正如此惡在其為下民之君耶夫天生下民本皆有

善而無惡今其命多僻而不可信者豈其初則然哉方稟命之初厥賦惟均初固靡有不善矣恒有生之後氣拘物蔽故淫用匪彝遂失其付畀之重而鮮克以善道自終焉耳然則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者乃人之所為也豈可歸咎于天哉

辨講此章上四句言天道之反常下是自解之以為由人道之無常致之也蕩蕩廣大徧覆之意曰下民之君見得宰栽培傾覆之權宜命之以理之正也疾威多辟于世亂上見天道之反常也疾威酷肖培克強禦怙然之狀多辟炤下鮮克有終說人之辟者見其命之辟也然此四句說天即是說王並未嘗怨天只是委婉其刺王之詞耳多辟之命與匪諶之命俱就賦于上言烝民四句總是解上文而天

生二句。又是喚起下文。靡不二句。又解上句。有兩層意。緣他不肯一句說盡。故推原上。又看推原。傳中兩蓋字。正得其旨。烝民者。衆詞亦曰。護于王之詞也。或云。暗指厲王言。非是。若既指厲王。則下文何消曰。解之。此說亦是。匪謹見。惟多辟。所以天命似不可信。惟鮮克終。所以至于多辟。下文貪暴沈湎。魚然顛覆等。何其辟之多也。然吾能信其初。而不能信其終。吾見其責在人。而不在天意。指厲王而托之。烝民。是詩人微詞。須于自解之中。寓怨嘆之意。

文王曰咨咨女

汝音

殷商曾是彊禦曾是培

音

克曾是

在位曾是在服

叶蒲北反

天降愆

音

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彊禦暴虐之臣也。培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愆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嘆歎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愆慢之德。而昏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此人。

而力為之耳

合參夫人為不善如此。則其責有所歸矣。不觀文王之所以嘆紂者乎。昔我文王。慨殷紂之不道。嘗嗟嘆之曰。嗟爾殷商。彼彊禦之臣。暴虐以戕民之命。培克之臣。聚斂以傷民之財。此皆害民而不可用者也。今以之居公卿百司之位。而曾是在位矣。以之在公卿百司之事。而曾是在服矣。夫彊禦培克。皆所謂愆德也。此固上天氣化之衰降。此愆德以害民耳。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尊崇委任興起此人。而力主其事。是以彼有所藉。而肆其會暴之惡耳。豈可咎于天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小人之肆惡。下言小人之肆惡。由君有以縱之也。托言紂者。厲王之惡。略與紂同。所謂借秦為喻耳。查下四句。曾是。怪嘆之辭。上二句。是言何乃有是人。下二句。是言何乃用是人也。曾是。彊禦。曾是培克。而使之在位。在服乎。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而用彊禦培克乎。彊禦者。言彊有力之人。足以禦衆。培克者。培擊民而勝之。取其財也。居位即任事。當申看愆德。即指彊禦培克。愆德而以為天降

者蓋雖人事之乖違亦氣運之衰敗故生此等人耳應轉其命多辟
意下句隨轉到君身上去女興是力猶言力興起此人而主其為此
事也言汝惟好暴故所用皆強禦汝惟貪利故所用皆倍克雖是氣
類相感寔是情意相投也總見小人之肆惡皆由君有以縱之也○
從來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未嘗無君子詩稱惛德豈榮夷衛巫之
流歟是時凡伯召穆衛武舊德猶存舍此而詢諸彼以釀于茲之禍
毋怪詩人咨嗟而痛惜言之也○古義
每章俱用文王二句起不用韻亦變體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音流言以

對寇攘式內侯作音侯祝音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為
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
言以應對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
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合彙夫用此惛德之臣能不致怨于民哉文王曰咨咨爾殷商汝當
秉用善類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舍之而不用而反任此暴虐多
怨之人使恣其流蕩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君則是為寇盜攘
竊者皆居心督之托而用事於內矣吾見君以是人而縱惡于民則
民亦以是人之故而歸怨于君或從而詛之或從而祝之無有
止極之期也夫小人蒙其利而君上受其謗則亦何益之有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嘆任用之非人下言致民之怨已也義類是愛養
斯民之臣此句只反言以起下遠君子親小人耳強禦正是義類之
反多懟謂暴虐者必多怨也專言強禦者謂暴實足以濟其貪即倍
克亦在其中矣流言以對者凡小人倡為害戈之事必有一段邪說
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安石之倫皆用流言以對者也此等人人主
及親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真文忠公所云
內有衣寇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亦此之謂此三句即上文在位
在服之事小另作一層咀祝指怨謗其君言咀如罵詈之類祝如祭
祀厭禱之類乃樂其亡如時日害喪意呂止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
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任怨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正謂此也。小人一日弗去。則怨謗一日勿已。故曰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音魚音。魚音然音于中國。叶于無陪音。

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音。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音。

培音無卿。

賦也。魚。休。氣。健。貌。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合。象。夫。用。人。夫。當。以。致。謗。者。亦。由。于。君。德。之。不。明。耳。文。王。曰。咨。咨。爾。殷。商。爾。令。遲。其。氣。勢。奮。其。威。虐。魚。然。然。以。肆。行。乎。中。國。凡。可。怨。之。事。皆。斂。而。為。之。方。且。不。以。為。怨。而。反。以。為。德。也。是。豈。無。故。而。然。哉。蓋。君。有。明。德。則。能。知。人。而。任。使。矣。今。不。明。爾。德。故。賢。不。莫。辨。而。前。後。左。右。皆。不。稱。其。官。如。無。陪。無。卿。也。爾。德。不。明。故。邪。正。混。淆。而。三。公。六。卿。皆。不。稱。其。官。如。無。陪。無。卿。也。商。之。行。政。用。人。何。其。顛。倒。錯。亂。如。此。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其極暴民之威。下言其無取人之則。魚然虎狼之狀。如謝氏所謂以傲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是也。此句就王說。帶用小人在內。明是聚怨。而反自以為德。如用貪暴之臣。而自謂能明刑。能興利。其識見安在。爾德不明。猶云無知人之明耳。是非顛倒。前後左右公卿。皆非其人。則國空虛如無人然。又何怪矣。非真無人也。有義類方是有人。寇攘不可謂人也。註前後指背字。左右指側字。陪是三公。副貳于王者。卿是六卿。三公之亞也。○麟士按後四句。故有兩解。一解由無人。故不明。是責在輔弼也。孔疏呂記嚴緝大全並同。一解由不明。故無人。是責在舉錯也。疏義通解講意說通詩通古義並同。然亦不辨誰為一定之說。上玉按女興而秉專責殷紂。從後

勝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音爾。以酒不義。從式叶。

既反行爾止。靡明靡晦叶呼。式號式呼去。俾書作夜反。

詩經
卷之二十七
五
如反
叶羊

賦也。酒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合參然君德不明。昏在於縱欲而忘返故耳。文王曰咨。咨爾殷商。天未嘗使爾沈湎于酒。而惟不義之人是從而用也。乃汝自喪其德而為之耳。是以既愆爾止。而威儀之迷亂。無有于明晦之期也。式號式呼。而言語之喧嘩。不知有晝夜之節也。窮日夜以為樂。棄國事於不恤。商之荒亂。何其至此極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叙荒亂之失。下則指其失而極言之也。總根不明爾德來首。若為怨天之詞。而此曰天不云云。信乎多辟之由人矣。天不二字直貫下去。大意重酒酒上。既酒于酒則昏于德。而任用必皆小人矣。不義止與義類反。既愆四句。總兼酗酒來。既愆二句。是以酒酒而失儀。式號二句。是以酒酒而失言。寫一時君臣沈酣景象。如見總是一酒字。日出聽政。晝有所事也。俾晝作夜。則全不視事矣。明

晦晝夜一樣看。上章所云。德之不明者此也。皆酒之流禍也。朱氏云。人君荒湛于酒。則必信任小人。于是而愆爾止。則威儀之迷亂也。于是而號且呼。則言語之譁譁也。窮日夜以娛樂。棄國事而不恤。所謂俾晝作夜。靡晦靡明也。麟士按疏義說。則因酒酒喪德。而任用

不義。然說通云。惟不義之小人是從是用。見君臣相與導飲也。與古義同。蓋天不酒爾以下六句。大都酣酒一套意。不必又盼上章。突重不義一句耳。靡明靡晦。俾晝作夜。亦是一套話。及覆言之。○按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男女裸相逐于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漢書班伯對成帝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荒淫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音唐如沸如羹音盧小

大近喪去聲叶平聲人尚乎由行叶戶郎反內爨音避于中國覃

及鬼方

詩經
卷之二十七
六

賦也。蜩蟬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哭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合黎夫君身既荒亂矣。其如天下何哉。文王曰咨咨爾殷商。方今天下將危。人情洶亂。如蜩蟬之鳴而不止。如沸羹之湧而不定。國之大者小者。皆幾於喪亡矣。爾宜恐懼修省而急於改圖可也。尚且由此而行。所用者皆疆禦培克之臣。所為者皆魚然沉湎之事。而不知變焉。是以內自中國之近。既賄賂而胥譏。外及鬼方之遠。亦怨怒之不息也。雖欲免于亂亡。其可得哉。

柳講此章上六句。言處亂世而安。下言致人心之離也。如蜩二句。就世亂上說。小大句。就國危上說。蜩蟬形容怨謗。並與沸羹形容民情騷動。此二句。根上侯作侯祝二句來。皆上文喪德縱奸所致也。蓋上有魚然之臣。下有咀咒之民。所以氣象頽促如此。昔人謂海內鼎沸是也。人字指厲土與其用事之臣。言由行乃疆禦培克之不去。魚然沈湎之不改。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也。末二句又申

上文以明其必喪。哭字。即蜩蟬沸羹意。大抵帝王仁暴不止。躬被其賜。躬受其害。而後民之喜怒生焉。意氣動于朝廷。而天下之感應如響。麟士按小大。依陸羽明指小國大國言。為與下中國語為一套。日註中小者大者。兩者字明有所指矣。○新安胡氏曰。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祖紀。其寔一國而異其名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止反。殷不用舊。巨叶

反已。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殷不用舊政。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合黎夫然則時事已可知矣。是可以委罪于天乎。文王曰咨咨爾殷商。當今天下怨亂。小大近喪。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為此不善之

詩也。乃爾殷不用先王之舊法。致此禍耳。蓋舊法皆所恃以為治也。于今雖無老成人。可以圖先王舊政矣。而先王之典刑尚在。獨不可為憑藉之資乎。惟其人與法。曾莫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傾覆。卒至于不可救也。豈可諉于上帝之不時哉。所謂此草上四句。言王之致亂。由于不用舊法。下言王不用舊法。所以致亂也。承上人心之離。即是天命之去。此只提出殷不用舊法。以應人尚由行之意。天下怨亂。小大近喪。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不時也。但殷不用舊法。舊法耳。雖無老成人。一轉妙蓋今之不用舊法。動說無老成人。借使世無老成人可用。不尚有典刑可憑藉乎。此乃所以深折其不用舊法也。無老成人。如比干死。而微子去。箕子奴。而南宮適也。典刑。如三風十愆之戒。執中立賢之訓。布于方冊者是也。按召旻刺幽王。而終之不尚有舊法。幽王時猶有舊人。安可以厲王時果無舊人也。莫聽。謂莫聽其用舊之言。然後大命卒傾。信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矣。○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疏云。于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爽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疊山謝氏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去例二反枝

葉未有害許曷暇魁二反本實先撥音跋叶方吹筆烈二反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高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彝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為

文王歎紂之辭。然周
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合參。夫不能用舊。而大命之將傾如此。爾可不知所監乎。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人。亦有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耳。今殷商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叛。四彙未起。枝葉固無害也。而為君者。乃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何以異於顛沛之揭哉。雖然。前事者。後事之明監也。殷之鑒。夫豈遠哉。彼夏后氏之亡也。正以桀為不義。而自絕于天。此固殷先王之所由以革命者。誠爾之所當監也。倘不以桀為監。亦亡桀之續而已。夫觀殷監之在夏。則知周監之在殷。詩人立言之意。正在此也。何厲王之不知所監哉。吁。不直斥乎厲王。而假借乎商紂。不欲自表乎已作。而托意于文王。斯人也。可謂愛君憂國之深。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析講此章上六句。直指其禍亂之原。下示以當鑒戒之意。人亦有言四句。是影借話。顛沛之揭。猶國家之將覆也。枝葉未有害。猶諸侯未

叛。四彙未起也。本實先撥。猶人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如上文縱奸。喪德不用舊之類是也。人之有德如木之有本。蓋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德。君德不明。絕其本矣。本寔先撥。指國家大命言。而打動人主。却在枝葉未有害上。蓋昏主所以恣睢無忌。只為見外標為可恃耳。不知其穢德。已為天所棄久矣。安有本撥而終不顛沛者乎。薛敬軒曰。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顛。訃故王者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未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觀矣。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鑒一語。顯出鑒殷精神血脉。盡注于此。隱然見傷時之意。○聚岡云。注中正意。須總提在前面。而以警意總叙在後。觀本文人亦有言。亦字可見。蓋詩人之意如此。說而人亦有言云云。若在後而對說。則似比體。而非賦體矣。此亦有見。

蕩八章章八句

按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彘公。是強禦培克在位也。王行侈傲。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鑿謗。道路以目。是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也。

諸侯不享。淮蔡入寇。是內與中國。單及鬼方也。召公凡伯芮良夫之諫。皆不聽。是殷不用舊。曾是莫聽也。經史之相符如此。○
板蕩二詩。皆為刺王而發。然意雖懇切。而渾融不露。終篇無一語斥及于王。其立言亦有法矣。

○抑章

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全直通詩以修德為主。德兼修已治人。謹儀慎言。動靜交修。皆修已事。諫命猶告治民守法。皆治人事。一章言儀德之符。二章言道德之應。三章言時政之弊。四章言修德之在謹。常慮變。五章言修德之在慎。言敬儀。六章言慎言之效。七章言敬儀之功。八章總言修德之必為人法。九章至十一章。言當聽言以修德。末章惕之以禍。愚將至。不可不聽。言以修德也。始終總修德一意。○人已無二理。修已治人。亦非兩事故。第四章夙興夜寐。洒掃廷內。雖指治人說。亦修已中細微工夫。至于六章萬民靡不承。八章鮮不為則。則修已之效。又未嘗不

徵諸民。白圭之玷以下。又分作兩段。白圭之玷。平靡不承。終慎爾出話之意。視爾友君子。二章終敬爾威儀之意。末四章欲其聽言者。亦不過聽上文修德之言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無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益有累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為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合參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儆。若謂人君位臣民之上而四方之觀化而取則者德是矣。爾知德之當修矣乎。蓋修德之事非一而恒自謹儀始。彼人於威儀之間抑抑然縝密而無粗疎暴慢之失者乃心德之嚴正而廉隅之外見者也。夫威儀為德之隅如此則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哲人之威儀則是無其德而非哲人也。乃愚人也。人亦有言無有哲而不愚者豈不信哉。夫衆人之愚乃其賦稟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為怪若哲人而愚則有得氣直之正亦負流俗之累而反戾其常矣。知戾常之可怪而人可不謹儀以修德乎。

抑講此章上二句言儀德相符之常。下言戾其常而怪嘆之以發自警之端也。抑抑是自然縝密如此凡人的精神揚則浮抑則沈抑而又抑則縝密到極頭地位。德之隅者言中有是德則外有是儀猶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此正與下回適相反要知儀即是隅非占外知內之說註有哲人之德二句乃承德隅二句補出以起下意蓋就常理上見其然也。人亦有言句要看明白當時未必有此

言只是痛恨無威儀者而故為此說。哲愚就儀之知慎不知慎言世之名為哲人者多而能慎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懵懂非真以無威儀為愚乃即其無威儀而見其愚也。蓋無威儀正是無德雖為哲人實似愚人一般。庶人四句因人言而反覆怪嘆之亦職維疾意輕蓋本借庶人以甚哲人之當慎非謂庶人可安于愚也。歸重末二句愚人之所以益愚者以其有稟賦之偏而又無學問之功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以其所稟既異于人而又有省察克治之功也。今而曰靡哲不愚曰亦維斯戾則是既不能省察于幾微之際復不能克治于著見之時其為及常也大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

去聲

四國順之訶

音吁

謨定命遠猶辰告

得反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訶大謨謀也。大謨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

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合參夫德儀固有相符之理。道德實有類應之機。彼天地之性。人道為貴。人能盡其人道而天下莫能加。則表極于是乎立。而四方皆效法之矣。躬行之際。德行為難。人能全其德行而覺然直大。則人心無不率從。而四國皆順從之矣。夫道德感人之速如此。為君者而欲表正于民。豈可苟焉而已哉。彼政令者。道德所寓也。必訂其謀不為一身謀。而通天下以為慮。且領之命令者。又一定而不易也。遂其猷焉。不為一時計。而兼萬世以為圖。且形諸播告者。又以時而不爽也。道德之修于治人者如此。威儀者道德之著也。必敬慎其威而瞻視之。尊嚴儼然示人以可畏也。敬慎其儀而容止之端莊。肅然示人以可象也。道德之修于治己如此。夫然則人道庶乎其無競。德行庶乎其有覺矣。吾見一政令之發而民皆信從。一威儀之著而民皆效法。所謂四方訓。四國順者在是矣。豈不為民之則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道德自然之應。下言能修道德而後得其應也。共由之為道。同得之為德。無競有覺。中有工夫。無競者體道自己。而卓然莫尚。本于自肅來。有覺者修德自我。而廓然直大。本于自修來。求盡此莫強之人道。則人皆訓式。完全此覺然直大之德行。則人皆順從。此俱就己能者說。訂謨二句。對敬慎句。以治人治己。分講打轉。人道德行。德即是此道之得于己者。而謨猶以寄之。命告以發之。威儀以體之。總是一個道理。謨猶為經綸國家之本。命告為鼓舞萬民之術。是治人大端。因革損益。必從小民酌其宜。治亂安危。要與天下揆其當。不徒計利于一方。而貴經營于四海。是為訂謨。然或介于二三。則以宣布之游移。而不克畫一而定者有之。惟經綸自我出。而詔令亦不可自我更。是為定命。民生國計。務垂法于後王。禮樂文章。必燕貽于孫子。不徒奏績于目前。而貴揚休于奕葉。是為遠猷。然或徃于踈濶。則以發皇之執滯。而不克因時而展。者有之。惟法制自我裁。而敷陳亦不可自我爽。是為辰告。須知命告。即所以宣此謀。猶者。不是一說。訂謨對定命。遠猷承訂謨一邊。辰告承定命一邊。蓋以謨猶是一套事。命告亦一套事。

也。此說亦妙。威儀所以檢束身心。是修已大端。敬有勝其急意。慎有防其疎意。民則總承訏謨三句。打轉四方訓四國順意。訓順在人。而為之則者在我也。

其在于今

叶音經

興迷亂于政

叶音征

顛覆厥德荒湛

音耽

于酒

叶音卜反

女

音汝

雖湛樂

音洛

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

克共

音拱

明刑

叶音光反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辭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合參。夫道德之當修如此。其在于今則大有不然者。汝尚迷亂于政。專其與訏謨定命。遂猷辰告者異矣。又且顛覆厥德。其與敬慎威儀。

者異矣。至于酒之所以害政而累德者。則一于荒湛而忘返焉。然女雖湛樂之。是從獨弗念而所承之緒乃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而不可失墜乎。彼先王修已治人之道。正明法之所在。而爾之所當廣求而執守者也。顧乃罔敷求先王之道。共執昭明之法。以為保厥紹之具。而迷亂顛覆之自如焉。亦獨何哉。

此章上四句。叙其所為之非。下責其不念乎先也。上章俱泛論。未就武公身上說。此以下方就武公身上言之。即承上章而言。皆及應反說。以為切責之詞。興字貫下三句。言自今日起也。迷亂句反上。訏謨二句。顛覆句反上。敬慎句荒湛句。總言迷亂顛覆之病根。言不能盡治已治人之道。而惟一沉湎于酒也。非真如此。只是自傲之詞。然耳。女雖湛樂句。乃承上起下。語紹以先世相承之統緒。言即下。明刑而明刑亦不外修已治人之事。只疊疊說下。言汝縱恣荒淫。不恤國政。獨不念所承之緒之重乎。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乎明法。則湛樂甚而厥緒危矣。罔敷承勿念來先王所行之道。即是明法。必能法先王方能保厥緒也。求者考究詰問之意。共者執守奉行之

意○衛本康叔之後。觀武王封康叔康誥有曰明德慎罰。又曰往盡乃心。無好逸豫。武公自戒之意。正有得于康叔之家法也。

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

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叶補亡反用戒

戎作用邊音別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草表。戒備戎兵作起。邊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擬與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訂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合參夫爾之所為顛覆迷亂如此。故令皇天弗尚而厭棄之。則毋乃如流泉之易而淪陷相與以至于亡乎。天意之可懼如此。人將何以回天哉。彼君之舉動民人之視效所關也。必夙夜之問。而寢興有常。庭除之內。而洒掃必飭。使身無惰行。而動可觀法。有以為斯氏之表。

焉兵之修廢。遠人之向背所係也。又必于車馬則修之。而求其壯健。于弓矢戎兵則修之。而求其精好。使兵戎雖興。而倉卒有備。用以遏蠻方之寇焉。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慮之周。備之飭如此。則所謂訂謨定命遠猷辰告者。于此可見。庶乎弗為大所棄而免淪胥之患矣。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天道之可畏。下言人事之當修。蓋先致儆戒之意。而遂致教告之詞也。肆字承上迷亂顛覆來天之所尚在德。德之弗修天弗尚也。天之所去。亡不旋踵。此三句。危詞以惕其修德。惟其恐為天所棄。是以地無內外無遠近。事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慮周備。飾不可有一之不至也。以下二段見修德之密。且應訂謨二句。意是就治國之中。揭出一二事。即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寢興洒掃。有一段勤勵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于此。深宮之修無不至。則推之大庭者可知矣。維民之章。仲民曉然在勵精中。重我之可為民法。上此正炤維民之則句。蓋民之所則止。則其章不則其暗。今能完吾心之覺。即以耀民心之章矣。謂上下間俱有一段精明氣象也。車馬

弓矢戎兵是三頂。以修字貫戎事之戒無不預。則達之文治者可知矣。修飭于平日。正欲消變于未萌。故戎事雖未作。而用是以備之。蠻方固無憂。而用是有備者以過之。俱屬未然事。此二句意相承。有備可以無患。戒之即所以過之也。○陳伯玉云。以修為戒。則戒非止有其心。而寔有其事。以戒為過。則過非止預其備。而寔預其謀。道德中原有經畧。即此是討。謀遠猶祖宗朝世慮。蠻方即此是敷。求克紹。亦有精義。○上文曰。迷亂于政。則國之大者。且置不理。何況細行。故此言細以該大也。既迷亂于政矣。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遺忘。何有遠慮。故此言遠以該近也。此詩人用意精密處。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叶元具反

慎爾出詒敬爾

威儀

叶牛何反

無不柔嘉

叶居何反

白圭之玷

音點

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

叶吾禾反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鑿。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合參然治國之道。豈惟是哉。彼人民所賴以守國也。則從而質之。成之以教養之仁。定之以畫一之法焉。侯度所受以保國也。則從而謹之。守乎王章而不悖。監乎成憲而不愆焉。是其治民守法。既以防意外之患矣。非所以戒不虞乎。猶未也。又當慎爾出詒。敬爾威儀。使凡有言也。皆和順而合乎道。凡有動也。皆和順而中乎禮。無不柔嘉可也。然言之所以當謹者何哉。蓋白圭之玷。尚可磨鑿。使平若斯言一玷。則士大夫共矯其非。士庶人共議其失。而不可復救。非如白圭之猶可為也。此言之所當謹也。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周治國之圖。下言嚴治己之要。治國治己。勿平看。只是既如此。又如彼之謂。質成也。定也。教之而倫理明導之而生。養遂成也。治之而訟獄平。理之而爭奪息。定也。侯度。如武王所頒之訓。誥康叔所正之綱常。修城池。闢田野。正賦稅。凡禮樂刑政等。皆是

用戒句總上二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何虞之有。言語是出于口者。威儀是形于身者。人能慎言。不妄發敬儀。不妄動。則在我者。無不溫柔而嘉美矣。不柔或至于粗暴。不嘉或至于悻厲。故交及之。然言與儀雖均不可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言。則儀可知。故又申戒之。所謂慎言。不獨是謹閉而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見能慎處。玉缺猶可磨平。言缺莫可修補。故特借玉以深儆之。非推原其常慎之故也。言語威儀並言。而註獨解言語。不解威儀者。以威儀上章已言之。而此章重在謹言上。故註就所重解之。而不及威儀耳。○慶源輔氏曰。益之告舜以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為先。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

無易去聲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音折

矣無言不讎叶市無德不報叶蒲惠于朋友叶羽庶

民小子叶獎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讐。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合參。謹言者何。是必于出言也。存之敬慎之心。而無輕易其言。毋曰欲言則言。而可苟焉而已也。蓋言出于古。無人為我執持其舌。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尚當執持。不可使一言之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之善。而不讎。無有德之厚。而不報者。爾能入而謹言于朝。有以順乎卿大夫士之心。出而謹言于國。有以順乎庶民小子之心。則言善而德在是矣。將見以是為垂後之詞也。則爾言之。子孫讎之。是訓是行。繩繩然相維于無窮矣。以是為令民之詞也。則爾言之。萬民讎之。近悅遠懷。欣欣然傳承而不悖矣。言謹于一身之微。而效徵于國家之大。如此。爾可不知所謹哉。

此章上四句。是致謹言之戒。下因歆以謹言之效也。無易緊根。此字來。凡言之玷。苟且放縱。皆從易心始。由言者。由已言之也。見之。

為言皆苟言也。故又云無日苟矣。莫捫二句。正見當謹處言不可逝。只是于未言之先。將言之際。而謹執持之。便是無言二句。言感應必然之理。以起下四句。言德俱就好一邊說。德較輕些。惠于二句。正是謹言即無易無苟。而然惠字貫下句。惠順即柔嘉也。以順理而順人心也。朋友在朝之臣。喪民小子。在國之民。小子凡後生子弟。皆是子孫二句。是效繩繩者。確守父言。佩服祖訓也。靡不承者。奉之為聖謨。欽之為成憲也。與上維民之則意同。承是承武公。非承子孫也。○子孫繩繩句。昆湖稿作昌後講。諸說亦多依之。似與無言不讐欠協。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叶魚不遐有愆相去聲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叶剛

思不可度入音亦叶思矧可射音亦叶思弋灼反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觀見也格至度測矧况也射數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

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于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合參夫言固當謹矣而慎修之功亦不可不密也我視爾于友于君子之時師保所臨箴規所及和柔爾之顏色固無有過矣而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是其修于顯者固如此矣又必視爾獨居于室之時雖不睹不聞也亦當以敬自持以禮自防庶幾不愧于屋漏斯可耳毋曰屋漏非明顯之處人莫予觀而可以厭射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于是而鑒觀吾之所為也有不可得而測度之者雖不顯亦臨尤懼瞬息或怠適當其來而有失矣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此可見修德之功必合內外貫顯微微動靜而一

言經正解卷之二十七
于敬也

折講此章上三句是因其動之所察。下是勉以靜之所存。上三句輕重在爾室以下。君子或指旅賁官師之屬亦可。昆胡云。友君子。只是交接賢士大夫之時。輯柔爾顏。舉威儀中一端言之。不邀有愆。全是檢身不及之念。不愧屋漏。只把此念常存之耳。所謂且失色于堂。暮傳笑于國是也。屋漏。正是不睹不聞之地。方山所謂就存養工夫說者此也。不是身之所處。以心之所存言。尚字。是自已期勉之意。母曰以下。正反覆以明屋漏之當謹也。此二句。足上起下。凡心上見謂不顯莫觀。即未免生厭。數數即愧于屋漏矣。神之格思三句。言鬼神之來。若可得而度。則敬其來而忽其不來。猶可射也。今來不可度。則雖念念皆敬。時時皆敬。猶恐有所失。况可射乎。此屋漏之際。所以不可不致其謹也。非言敬神。就心上當敬說。○凡人修于外者非難。而修于內者為難。敬于見君子之時者非難。而敬于不見君子之時為難。謹于人之所見者非難。而謹于神之所格者為難。故以此勉之。欲其合內外貫顯微徹動靜。而一于敬也。此正大學正心誠意中庸慎獨

戒慎恐懼工夫。與淇澳章互相發。乃用工之至。至精至微者也。○顯則有君子。君子之友可觀。即可度。故輯柔之功。可以防其射。不顯有鬼神。鬼神之格莫可觀。即莫可度。苟厭射之生。適所以增其愆。此章正申明前敬爾威儀一句意。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叶厚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

不僭不賊。鮮上聲。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

角實虹。音紅小子。叶獎

賦也。辟若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潰亂也。○既戒以修德之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合參。然能修德者。夫豈無其應乎。君爾之為德也。誠能內外兼修。動靜交養。俾我之道德。造于無兢有覺之地。而極其純粹至善之體。無

一毫之不減無一毫之不嘉焉以容止則淑慎使可觀可度而不愆于威儀之則焉既不踰乎理而有所僭也又不害乎理而有所賊也如是則君德修矣將見表正之極既端而則效之化自神所謂四方之訓四國之順者在是孰有不以之為則乎譬如人有所投而以其挑則我必有所報而以其李固未有施而不報者其感應之必然蓋如此矣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則是無其感而求其應猶牛羊之董而及求其角也小徒潰亂汝小子之聽而已豈有是理哉汝當知所自反矣

析論此章上六句示以修德之應下是反覆以著其必然也辟爾二句是泛言修德大概舉其全也辟字畧讀佳猶言君爾之為德也便是或謂當何如為德恐不必然俾字有工夫藏嘉總是至精至密盡善盡美之意猶云無一德而不善也淑慎二句是偏言修德一端舉其重也宜申說不愆中規中矩之意淑慎則不愆矣不僭句根藏嘉來不僭于事無所差也不賊于理無所害也此常說本疏義米元峰云踰理謂之僭害理謂之賊此不分事理嶧山省庵亦依此看極渾融以上皆為德之事主用功說桃李二字亦有意蓋李亦桃類不專

重投報已也合下句總是反覆言之以見威儀之理不可誣而辟不可以不修德也實虹小子在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上說○疏義云既言工夫之當然又設詞以見效驗之必然又設詞以見妄說之必不然及覆言之以明工夫不可缺而效驗不可誣也

荏音染柔木言緡之絲叶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

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

民各有心

與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為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也遠也

合參夫修德之要吾固已盡言之矣然聽言乃修德之要機尤人君之不可忽也彼荏染柔木其材質之美可以為弓幹者也則言彼之

論而為弓矣。况此温温之恭人。惟質之謙卑也。則能受無方之益。而積德以高大。此實為德之基矣。何也。蓋温温恭人。乃哲人也。其惟哲人。理明而見真。心虛而善入。苟以古之哲言而告之。彼必知是言為可必信。順其德而行之。凡為修己為治人。惟吾言而莫予違也。寧非為德之基乎。反乎此。而謂之愚人。非惟不能順德之行。反以吾言為不信。而不能基德矣。夫哲人能受乎善言。愚人拒人于千里。人心不同。智愚相越之遠如此。爾欲修德。可不去愚人。就哲人。而以聽言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與恭人之可以進德。下言聽言之異于愚人。正見其所以能進德也。木剛則折。惟柔韌乃可為弓。人滿則損。惟温恭乃可進德。此與意也。温温恭人就温温上。謂和順謙冲。退然若無所知。無所能也。以此存心。何所不受。而德之高明光大。寔基于此。基如基址之基。日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那得不高大起來。蓋無競者德。然剛必以柔為基。有覺者德。然大必以小為基。此句正與維德之隅相照。蓋德之既為必問其隅。隅在內與外之相孚。故取夫抑抑德之未為。先問其基。基在上與下之相累。則取夫温温。然不有基。安有隅。不

以温温始安。望以抑抑終。此只虛說。其維哲又三句。則言其所以能進德者。以其能聽言也。哲人即是恭人。其退然若無知識處。故是大知識處。話言即上修己治人之言語。言之善便是德。順德之行。猶言順其話言之善者。而行之無違逆也。順字須從温恭上體貼出來。如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舜之聞言見行。若决江河。順之至也。此正見能基德處。若愚人。非惟不聽吾言。而反以吾言為不寔矣。民各有心。只說愚之不同于哲如此。此所以哲人能為德之基。以立德之隅。而愚人終于斯疾也。舉哲人所以為勸。舉愚人所以為戒。正武公自警之意。麟士云。民各有心。只帶在愚人下。見其不同于哲人。不必總承以殉俗解也。○慶源輔氏曰。人纔温温。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程明道謂。義理與客氣當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張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温柔則可以進學。

於音乎音小子叶樊音未知臧否音匪手携之言示之

事叶上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上同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慕成

賦也。非徒手携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又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而反晚成者乎。

合參夫修德基于聽言如此。於乎小子之愚。尚昧修治之方。而未知臧否之所在焉。其去哲人遠矣。我也憫其愚而教誨之。固嘗指示其進為之方。而以手携之矣。猶慮其不能究其意也。而言示之事果孰為臧。果孰為否。皆惘惘乎其可據焉。亦嘗親陳其啓迪之訓。而面以命之矣。猶慮其不能持之久也。而言提其耳。臧者必從。否者必違。恒懇懇乎其可聽焉。喻之既詳且切。則爾于臧否之故。宜有知矣。借曰未有知識。而臧否莫辨。則汝亦既長大而抱子。更歷非不多矣。何為而不知乎。所以然者。自滿累之也。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以虛

受人若臧若否。當先眾人而知之。早矣。知之既早。必擇其臧者行之。否者舍之。而其成德亦早矣。豈有早知而反晚成其德者乎。小子當

知所自勉矣

初講此章上八句。言教有可知之理。下示以謙有受益之道。上章言哲人能聽言以進德。則臧否無不知。而德已早成了。此與上反看。於乎。承愚邊說來。修德則臧。不修德則否。手携四句。欲開其愚而使之哲也。所喻不外臧否。告之臧否。即上修己治人之事。予携者。提挈其要而指示之也。示事者。恐其無徵不信。故言臧心証以事之臧。言否必証以事之否也。面命不過當面訓迪之。提耳者。恐其不甚激切。故提此而徹之。使臧者在所必從。否者在所必違也。借曰未知。是因其不能受言。而極力告戒之。不指臧否說臧否。未知。猶未便是愚。告之詳切。而猶言不知。難道是哲。此其病全在自負。若哲夫之于盈也。故接以靡盈。人能去其盈滿之心。則虛以生明。識見到此造詣亦到此。成固不在知後也。民字可玩。見得就是凡民。但能靡盈。則知已夙而成。自不莫。况為人君。而可以則民者乎。靡盈。即溫溫夙知。緊承靡盈

成又緊義知。知字與哲字相映。成字與基字相映。臧嘉其成也。氏字泛說。是歸到武公身上。彼年已九十有五矣。而自稱曰小子。若初為子者。然以抱子自警。若初為父者。然只此便可想見靡盈之意。

昊天孔昭叶音灼 我生靡樂音洛 視爾夢夢音蒙 我心慘慘

音燥叶 誨爾諄諄音肥 聽我藐藐音邀 匪用為教叶入聲 覆

用為虛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叶音莫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畧貌。耄老也。八十九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合參夫受言之益有如此。而汝則不能也。豈未知天道之可畏乎。彼昊天福善禍淫。其理昭然甚明。而我生斯世。寔懼禍而靡樂焉。使爾知從善而去惡。則吾憂猶可釋也。今視爾夢夢。而未知臧否。則天之禍爾必矣。我心安得不慘慘而靡樂哉。然爾之夢夢者。豈以我誨之

有未詳而然與。則我之陳戒于謹言。已諄諄而詳且熟矣。特爾之聽我者。藐藐而忽略。非惟不以我為教。而反以我為虐。則爾之夢夢有由然矣。借曰汝之不知聽言。由于未有知識而然。則汝亦聿既耄。其閱歷世故。不為不多矣。何其輕忽人言之若是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自表其憂世之心。下責其不能聽言也。上章是誨之聽言。此正傲之使聽意。孔昭指鑒別善惡不淆說。只虛虛以天道惡盈好謙發意。且慢說到禍福上。我生靡樂。謂我生無日非恐得罪于天之日。不見有可逸樂也。正與孔昭相關。此託為誦詩者之言。夢夢註謂不明亂意。則非止不知臧否之謂。如所云迷亂顛覆。有醉生夢死意。此夢夢與靡樂之心相反。故我為之慘慘而憂也。誨爾以下。反覆責其不能聽言也。諄諄即上文喻之詳切。便是藐藐。正是他夢夢處。人不知自修。則以忠教見虐者必多。不以為教。而反以為虐。則甘于哲人之棄。而為愚人之歸。其夢夢又甚矣。借曰我非故為是夢夢。特未有知識而然。則汝既髦。其涉歷世故已深。夢夢豈其宜哉。大意言汝忽然已老大矣。知待何時宜聽吾言也。雖與抱子之年只一般。而語意深切。又進一步。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委反天方

艱難曰喪厥國叶于逼反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音聿適其

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辭。庶幸悔恨。忒差過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適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合參然爾之不聽言也。抑未知天禍之可懼乎。於乎小子。吾告爾以修己治人之道。皆舊章之所在也。爾能聽用我謀。則有以回弗尚之天。而弭淪胥之變。庶幾大悔可免矣。今天運方此艱難。已有敗亡之漸。將喪厥國矣。我之即事諭事。而取譬也。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爾不聽我謀。乃回適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皇天弗尚。禍必隨之。其喪國也必矣。安能免于大悔哉。知喪國之可

懼則其聽言以修德者。自不容已矣。吁。武公使人命已之詞如此。其自微之意至深且切矣。

抑講此章上四句。言聽言可以免禍。下指言禍之難免。以懼之。正欲其聽言也。舊止如治民守法。而預防外患。謹儀慎言。而隱顯交修。皆是。即上文先王之明刑也。舊止不徒聽之而能用之。則反其夢夢之愚。而為溫溫之哲矣。大悔即下文喪國之禍。譬曉也。不是譬喻。此時國家未危。而我乃取喪國之言。為爾曉譬。爾必謂迂濶無當。試觀福與禍亡之理。則所為皇天弗尚淪胥以亡。就是眼前的事了。故曰不遠。鄒嶧山云。取譬不指上二句。即指昊天不忒句。此泥兩句一連之說。本講姑依此。更參之。回適其德。即不聽舊止之謀。自為盈滿。夢夢藐藐。不修政令。不謹威儀。而終于迷亂。顛覆也。俾民大棘。蓋不足為則為。章為訓為順。使民至于困急。則皇天弗尚。必加之以大悔。而喪國也必矣。安可不聽言以修德哉。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者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興倚凡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按卿執政之官師長官師之長士謂上中下士旅賁氏掌執戈盾夾車而趨位中庭之左右也守門屏之間誦訓王誦書之官警御謂近習也警使知天道者工師樂官也○此詩言甚切至有以效而歆之者如四方訓四國順維民之則維民之章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鮮不為則之類是也有反言以諷之者如靡哲不愚彼童而角之類是也有正言以導之者如弗念厥紹莫捫朕古神之格思維德之基民之靡盈之類是也呼之則曰小子責之則曰既耄其工夫則必不泄不忘顯微無間表裏交修

而後為主信哉聖人之徒也○賓筵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于為王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有合于大小雅乎然二詩但得列于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七終

